

■生活感悟

晴雪时光

□董国军

天空薄蓝,晶透,像清澈的水。静观去,田地像在休憩。树上一片叶子也没有,风也没有来,空气里一片清凉和清新。四季里,你喜欢冬晨吗?

清闲的冬,路上少有赶早的人。喧闹的鸟,也不早起闹枝条。到野外去,原野无遮障,一下子能把冬的心思猜个透。那清浅的绿,从从簇簇铺满田地和斜坡。没结冰的河,歇在一旁想心思。长堤最惹眼,它缓缓迟迟地伸过去,一道清影绵延在冬晨里。小村庄里,屋顶瓦片冒着凉气,弯枣树疏朗的斜枝直指天空。禁口不语的老牛不出圈,鸡鸣鹤却沉不住气,倒是赶了个早。

太阳爬上来,东半边一下子红起来。楼顶、柏树、褪尽浓艳的枯菊、望不到边的田野,都染红了脸。冬阳初照,天地间有了一层薄雾,老人小孩出来闲步,躲躲的小鸟也一个个飞出来,在横斜的枝杈间嘻嘻相戏。小城一角,楼房一侧清寒逼人,另一侧则洒满霞光。七拐八转的巷子里,熟人相见打个招呼,没张嘴就先钻出一团白雾来。还不到正午,巷子仍冷如坚冰,阳光也只是走走停停,尚未迈开大步。僻静的乡村,房舍横斜,村里人在披了一层薄阳的院子里干粗活。有人抡斧,有人侍弄鸡鸣鹤,谁会把冷暖放到心里去。

太阳横过高山头,万缕暖阳照下来,天地间冷凉里有了暖意。正午时,碧空朗朗,闲云淡淡,人群中闪动着若有若无的暖流。虽是冷冬,却也适意。

午前晴朗,午后片片云朵变成了满天阴云,眨眼间,天空竟下起雪来。小雪花在狂风中越舞越急,满满地都是纷飞的雪影,这白色的世界充满了奇幻和遐思。

看这天气,刚才还是笑脸,一转身便漫卷风雪。纷乱的玉屑斜飞过来,后院的瘦竹林也罩在雪雾之中。先是细雪霏霏,又是雪蝶狂舞,许是久不降临人间,愈降愈猛,路上连行车也不通了。积雪沉沉,压弯了树枝。厚雪铺地,封住了田地。独没结冰的小河,一线灰黑。看去,飞雪纷纷而降,天地被大雪埋没了。入夜,雪势不减,一整夜都是雪花劲舞。

次日雪霁,日出,晴雪似玉,真是一个晶亮的世界。一天里又晴又雪,生活中这样的日子多常见。人生便如此,若上心,冷寒和雪意都是景致。



农民画《关怀》。

王金喜 画

■百姓记事

母亲的棉絮

□明伟方

前几天,母亲托人从乡下捎来一床崭新的棉絮,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。白白的絮花幻为母亲的满头白发,不停地撩拨着我愧疚的心。

那还是去年的某一天,母亲来城里小住,妻无意间谈起现在黑心棉铺天盖地,想买床正宗的棉絮都很难。没想到就是这么不经意的一句话,却被母亲默默地记在了心里。

回到乡下,年过七旬的母亲竟重新拿起了闲置十多年的锄头,在菜园开荒种起棉花来。在几种常见的农作物中,大概棉花是不好种的了,所以在我们老家,许多人家都嫌种棉花费心劳神。

猪粪、牛粪是上好的农家肥。那段时间,母亲总是早早地爬起来,提着簸箕到村子的各个角落转,收拣猪粪、牛粪。将各种农家肥混合均匀后,做成圆柱形的“营养钵”,这就是棉籽最初的家了。

母亲像盼望婴儿出生一样,天天观察棉籽的动静。终于,棉籽破土而出,嫩嫩的棉苗探出了头,母亲乐得合不拢嘴。

在母亲的期盼中,棉苗一天天长大,长到两三寸长的时候,就要移栽到棉地里,承受大自然的风吹雨打了。这阶段,最可怕的是肆虐的棉铃虫。偏偏母亲对农药天生过敏,不能打农药,她只得使出最笨的办法,每天蹲在地头,一棵棵地给棉苗捉虫子。

就这样,炎炎烈日下,母亲给棉苗施肥浇水,凄凄风雨中,母亲给成棉剪枝修叶。终于,年边的母亲用她那无私的母爱,种出了一地洁白无瑕的棉花。

为了儿女一句不经意的话,母亲心甘情愿风雨劳作大半年,这在母亲看来,或许也太寻常不过的小事了,但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。这些年来,沉醉在灯红酒绿的大都市,追名逐利于职场上,流连忘返于山水间,唯独忘忘了乡下孤苦伶仃的老母亲,忘了老母亲拄着拐杖在村头守望的目光。

母亲的棉絮,将温暖我一辈子的记忆。

■口颐之福

芋情

□王洪武

到菜市场买菜,我的眼光总不由自主落到摊点的芋头上。

老家就居住在苏北里下河水乡,多园田,是长芋头的好地方。父母就种过芋头,故我对芋头有着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。

记得我小时候,要跑到几里远的邻村去上学。早上喝两碗稀粥,挨不到中午就饿。母亲经常早起烤些芋头仔儿,让我放进书包,边走边剥皮儿吃,好吃又实在。

我爱芋头,不仅因为它多淀粉,能当粮,味道也好。芋头烧肉烧鸡鸭,既无肥肉的滑腻,又无瘦肉的纤维,更无骨头的干扰,又烂又鲜。将芋头切成碎块,伴以肉丁、虾米,糊成羹,更鲜美可口。苏轼曾作诗赞曰:“香似龙涎仍酹白,味如牛乳更全清。莫将北海金齏鲙,轻比东坡玉糝羹。”

芋头可以贮存,买一次能吃上许多时日,省得天天提篮子奔菜场。

买芋头应选择结实的、没有斑点的、抓在手上重实实的。重量轻的,表示水分少,切开来肉质细白,质地松。芋头外形不要有烂点,否则切开一定有腐败之处。芋头切开的汁液如果呈现粉质,肉质则香脆可口;如果呈现液态状,肉质就不那么蓬松。

农民种芋头可不容易。这玩意怕水又爱水,受涝便萎了,受干又枯了。每天都要浇一次水,芋头根还要用水草围上,以保持水分。小时见父亲每天一早便水瓢一扛,去给芋园浇水,暑热中午还要浇一次。长长的竿柄,一瓢水一臂能浇二三十米远,水落到芋叶上发出清脆响声,随之,汗水也湿透了父亲的衣衫。

家中父母乃至我现在,每年都要冬贮一些芋头留着过春节,传说过年吃芋头会遇好人,这自然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。年年岁岁,此事儿我不敢疏忽,好人确是遇到不少。不过,如今生活条件好了,荤菜吃得太多,对健康很不利,特别是逢年过节,伴些芋头吃,实在是必要的。

■小小说

谷婆婆“历险”记

□王红丽

“换窗纱喽!”“换窗纱喽!”……街道上几嗓子沙哑的叫卖声惊醒了正在午睡的谷婆婆,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,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,两点四十。要不要起来?起来也没事,可是再睡又睡不着了,谷婆婆有些无所适从。

几年前老伴去世后,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就把她接到了省城,可是在小县城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她去了之后却总是感到局促不安。车多人多不说,在交通复杂的马路上她总是分不清东西南北。最让人崩溃的是上下电梯,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按键,应该按上还是按下,什么时候可以进去,什么时候应该下来。有几次都是站在电梯口半天上不去,有时她又过了自家楼道,在邻居的帮助下折腾几个来回才回到家。七十多岁的她因为自己的笨拙很是羞愧。在儿子家住了没多久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。

躺在床上想了半天,仍然没有想起来起床后要做什么。想要出去找人聊聊天,最近亲戚邻居已经找了个遍,这会再出去只是徒增别人的厌烦。这时手机突然响了,谷婆婆一把抓起手机,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,又像是找到了生活的“方向”。“您好,请问您是谷安妹吗?”是一个温柔而严肃的女子的声音。谷婆婆答道:“是啊。”“我是市公安局刑侦科的,公安局的,找我什么事?谷婆婆立刻生出一丝惶恐不安。“我们刚刚在网上监测到您的身份信息被一伙诈骗分子给盗用了,他们正准备转移您银行卡里面的钱呢!”“啊!”谷婆婆马上想到了自己卡里的那几万元养老钱。“那怎么办?”“这样吧,为了您的资金安全,我们

给您设置一个安全账户,您先把钱转到这个账户上,以免诈骗分子动您的钱。等我们抓到了诈骗分子,安全了,再把钱转回到您的卡上,这样就没事了。”

“你们是……”听说要动钱,谷婆婆最本能的警惕心还是有的。“我们是市公安局的,我是刑侦科的吴慈恩,您随时都能来找我的。”感觉到谷婆婆在犹疑,对方女子的声音又温柔了几分:“谷婆婆,您不用怀疑我们,这是我们的工作,我们都是为您着想啊!您想想,您辛苦一辈子攒了一些钱,如果被坏人给转走了,那对您是多么大的损失。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,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把钱给您转走了。我们就是专门打击网络诈骗的,为了您的资金安全,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啊!”

女子亲切温柔的语气像是慰藉了谷婆婆孤独而寂寞的心,也渐渐地消解了她的戒备和怀疑。“怎么转啊?”听到谷婆婆动心了,女子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喜,“您的银行卡绑微信了吗?”“没有。”“那我给您说怎么绑微信,您可千万别挂电话啊,先把您的银行卡找出来吧。”谷婆婆从兜里摸出钥匙打开抽屉,在层层包裹中捏出银行卡,“找到了。”“您先把咱们的通话按个免提。”“哪个是免提?”“就是咱们通话界面右下角的那个小喇叭,点一下就行。”“声音好像大了。”“大了就对了,然后把它最小化。”“什么是最小化?”“就是按手机屏幕最下面的那个圆圈。”“是这个红色的圆圈吗?”“不是不是,您可千万别按那个红色的,按了电话就挂了,是最下面那个小圆圈。”

■灯下漫笔

梅花深处是故乡

□邱俊霖

每到冬天,故乡的梅花就开了。

故乡位于赣粤交界处的大庾岭下,村名叫作“乱石铺”,隶属于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。“乱石铺”里的梅花是一绝,每当寒凝大地时,梅花凌寒独放,骄傲地开出一朵朵美丽的花,或白中透红、或亮白高雅、或粉红似霞……

暗香疏影的梅花千姿百态,冬天到时,整个小村庄便笼罩在沁人心脾的梅香之中。而弥漫着梅花香味的不仅仅是小村庄,还有村旁的那条古驿道。

至于小村庄为何叫“乱石铺”,村中人也难以说得上来。不过,“乱石铺”的主干道原先的确是一条乱石路,石路与古驿道相连,出了村子,不到一公里便是古驿道。

在古代,这条古驿道是连接中原与两广间的要道。秦始皇灭六国后,便在五岭上开山筑关作为前往岭南的通道,其中的横浦关就筑在梅岭之上。然而,秦代所铸的关卡后来毁于战乱。

唐开元年间,岭南名相张九龄路过梅岭,见“岭东路废,人苦峻极”,便上书请求新开大庾岭路,得到唐玄宗允准。经过艰辛努力,新的梅关古道终于开通,南北交通大为改观。

宋代大文豪苏轼被贬岭南时,途经古驿道,曾留下诗句“大江东去几千里,庾岭南来第一州”。明代戏曲家汤显祖被贬徐闻典史时,也是顺着梅关古道南下,正是在大庾岭下的南安府,他得到了灵感,创作出了传奇戏曲《牡丹亭》,其中在《惊梦》一折中,杜丽娘上场即言:“晓来望断梅关,宿妆残。”此处的梅关,正是梅关古道上的梅关。

不过,近代以来,梅关古道也有着不同的遭遇。尤其是随着铁路与公路的修建,道路陡峭,只可步行的梅关古道逐渐废置,隐藏在梅花深处的古道和那座名为“乱石铺”的村子,似乎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。过往的旅客或许知道梅岭是梅花盛开的地方,却很少知道里头还有一个小村庄和一条古驿道。

后来,梅关古道的价值为人们所重视。于是,古驿道被开发成了景区,人们顺着植满梅花的古道爬到梅岭山顶,便可看到建于北宋嘉祐年间的关楼。关楼前有一块两米余高的石碑,上刻“梅岭”两个大字。关楼两侧刻有“梅止行人渴,关防暴客来”的对联,额署“南粤雄关”四个大字。跨过关楼便是岭南,已是广东省南雄市地界,南面“颜”上写着的是“岭南第一关”。

这些年,社会发展日新月异,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,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巨大的提升。如今,宽阔的柏油马路直通古驿道下,公交车运载着往来的游客,“梅岭三章”纪念馆也向人们讲述着红色革命故事。

行走在古驿道上,不仅可以品味古朴雄伟的古建筑魅力,还能体验一步跨两省的乐趣。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,不仅给景区注入了新的活力,也为“乱石铺”的村民们带来了红火的日子,依靠着景区,村民们的“钱袋子”也慢慢鼓了起来。

如今,梅岭古道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古驿道,铺地石已被人们的脚步磨得溜光,但一到冬天,驿道两旁的梅花依旧凌寒怒放。如今的故乡,依然依偎在梅花深处,但是梅香似乎更加浓郁了。

梅花深处的故乡古道,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!

■诗词歌赋

借母溪的甜

□胡金华

借母溪,母亲都要借
这山里娃
苦到极点
娘拉着我的小手借过来
我听着这个名字就流泪

也许是时代变迁
也许是孝心感动地
这里满地流出清澈玉液
满山青翠欲滴
捧一滴水摘一片叶
都是一片清凉和甘甜
自从和附近张家界旅游谈起了恋爱
到这里,呵一口气说一句话都会甜蜜蜜

沅水

□蜀东泊客

现在,我站在你的身边
朝你手指的方向 看你
两岸 是水墨画的大地
——目之所及,都是点睛之笔

我们都是过客
在失之交臂的刹那 萍水相逢
多谢馈赠墨迹
——滚滚远去,如交替的四季

你面朝大海的
集聚、奔腾,和始终如一
令人震撼、谄言
看你一眼,让我再看你一眼而去

■人与自然

落羽杉的选择

□刘平

午后,我总喜欢到小树林里走走。

一排梅树与数株石榴树牵手,搭出一条幽静的拱形长廊,几十棵香樟树并肩而立。正值冬日,鸟儿一部分蛰伏了,一部分迁走了,不过,依然有许多鸟儿在密林深处放歌:“叽里……叽里……”是长尾巴山雀吧;“叽叽叽……”这是麻雀,一到饭点儿就溜进“食堂”,瞅准机会,“嗖”一声飞下,啄几粒食物残屑,又箭一般消失。

落羽杉的家也在这里,与香樟树比邻而居,远远望去,外形整整齐齐,仿佛是一条笔直的路标,延伸至天尽头。正值青春的落羽杉们,出落得高挑秀美,“梦想”是撑起苍穹,因而每一棵树都极力亲近云端。落羽杉的叶子轻盈狭长,恰似片片鸟羽,金灿灿,光亮亮,像一蓬燃烧的烈火。虽是冬日,阳光却恰到好处,千万条光线织出无数件轻柔的锦袍,披在落羽杉上,更显端庄秀丽。

无数次,我在这座小树林里漫步,享受着浓荫、清香、鸟语,却从未关注他们的江湖。然而,那天无意中抬头,发现了玄机:所有的落羽杉们只有朝向太阳的一面才枝繁叶茂,朝向香樟树的一面竟仿佛被一柄巨斧从头到尾砍得光溜溜,寸叶不生!我以为这只是错觉,再次绕到向阳的一面,没错,这边的枝枝茎茎生机勃勃,它们从高远的树梢延伸到树干底端,蓬勃成一张满月的弯弓。落羽杉们化身为英姿飒爽的挽弓少女,攒聚起全身的能量,向着天空,向着太阳,张弓搭箭。

然而,我还是没有找到落羽杉半边繁华半边荒凉的奥秘,直到我将目光转向它们的近邻——香樟树身上。

香樟们也像落羽杉一样耸入云霄,然而他们长到数米高的地方就开始分杈,旁边斜出的枝杈合力撑开一把庞大的绿伞。这些翠绿的冠冕不仅遮住了树底“居民们”的阳光,还将巨大的阴影覆盖到相邻的落羽杉身上——让它们一半沐浴阳光,一半忍受严寒。于是,奇特的一幕出现了:本该周遭都枝繁叶茂,像宝塔一样肃穆静美的落羽杉们,长成了半边杉。植物们也有灵性的,它们深谙顺其自然的道理——条条大路通罗马,既然此路不通,那就换种思维,换个方向,同样能将精彩发挥到极致。我曾经看到有些树木被大风推倒,它们就顺势横向往出发,长成天然木桥,横跨在潺潺水波上,成就一方美景;我也曾见过枝条弯曲的梅树们,被园林工们修剪掉弯枝后,自此枝枝向上,不肯弯腰……

树木如此,人类亦然,智者总是能顺应趋势,与成功握手。双腿瘫痪的史铁生最终走出一条不同的人生路,用笔书写璀璨人生。“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,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。”微风中传来了落羽杉们的寄语。